

整個宇宙，是物體的總合，物體由空間和時間而顯。空間的基礎在於物質的量，因量的伸延而成距離；時間的基礎則在於實體的「存在」，有存在才有計算，時間本身就是「存在」的延續ⁱ。

人們在世的牽念活動，都具有時間和時間跨度。人專注於這些活動，並用鐘錶量度時間跨度時，就進入了時間之中，被公開了的「世界時間狀態」。時間既看不見也摸不著，卻真實存在，分秒流逝不返。愛因斯坦的相對論，對宇宙能量和光速的驗證，改變人類對世界生命、時間的認知。時間有一個謎題，不管是牛頓力學還是相對論，都無法區別時間過去和未來的方向ⁱⁱ。人在三維的空間可以自由移動，但人對時間，只能從現在往未來的「單程路」去，過去了就不能回頭逆轉，淒美的希臘神話：Orpheus，因對亡妻 Eurydike 犯了回頭的禁忌，導致不能逆轉地死亡ⁱⁱⁱ。

對宗教人來說，神聖時間在本質上，是可逆轉的，一種藉由禮儀而定期地重建所呈現永恆奧秘的現在。感恩聖事是「整個基督徒生活的泉源與高峰」，含有教會的全部屬神寶藏，也就是基督自己。神聖的彌撒中，信友聚集一起，聚會之領導者是基督自己，是祂親自以不可見的方式主持整個感恩慶典，主教或司鐸是以基督元首之名代表祂主持聚會。信友把餅酒帶到祭台，司祭以基督之名，藉著基督的話語和祈求聖神，使餅酒成為基督的體血；基督臨現於感恩聖事的餅酒形下，是基督真實的肉身和基督真實的血。^{iv} 神聖時間是本體性的永恆時間（Parmenidean time），它既不改變，也不耗盡。藉著每次定期的節慶，參與者經驗到相同的神聖時間。

非宗教人其實也會體驗某種時間的不連貫性和異質性。國際期刊 *The Howard Journal* 發表文章：大多數服刑人士在慶節時間(festal time)都會想著家人，他們能在虛假的空間與所有家人再次團聚一起，仿如回到家居的客廳的時間中，這顯然基於想像，製造出一個烏托邦幻象。在這虛擬第三空間，給予被囚者一種常態感(a sense of normalcy)及希望：他們或會說：「雖然今年仍在獄中，可是我是自由的！」這種短暫逃離的「幸福」，大大減低在囚人士內心之苦悶，特別在慶節的日子裡^v。

人不滿足於短暫的幸福，內心憧憬無限，嚮往真、善、美和永恆幸福，害怕痛苦、恐懼死亡、甚至害怕自己消逝於無形。從自然現象上說，一個人的一生，就意味著他從出生到死亡。海德格爾的「朝向死亡的存有」，是人從存在於世上那一刻起，就活在死亡這個最不可避免的可能性或緣份中，儘管不真態的存在形態以各

種方式躲避、掩飾和淡化這個人生最大的「無常」^{vi}。論死亡，他說是人這「存有者」的根本有限性，是緣生於世的人絕對不能超過，死亡是「緣在」在世所朝向的終結。

如果人生確是朝向死亡的存有，人的心靈應有良知的呼喚、聽從於良知和決斷的開悟。人類的歷史進程中，有人選擇善，也有選擇惡，是人性使然。但是，只要我們與主基督同行，就有希望。從《卡拉馬佐夫兄弟》一書中，看到人生就是一個與善惡搏鬥的旅程，闡釋了理性主義與價值信仰之間的衝突。天主給人選擇自由的同時，也同時賦予人向善的能力和願望。「一粒麥子」將死亡改變，轉化成生命，給生命的永恆作證。

耶穌在世的奧蹟，是耶穌的神聖時間，奧蹟是天主啟示的真理；而天主啟示的高峰是耶穌基督。「我來，卻是為叫他們獲得生命，且獲得更豐富的生命。」（若十:10）。耶穌的言行都是奧蹟。奧斯定曾說：「除了基督，沒有別的奧蹟。」教會禮儀年時間，是追念基督的各項奧蹟，使祂的臨在持續存在與發揮效能，教友接近奧蹟，團結於基督大家庭內，因奧蹟而得以聖化。

對於人類的掙扎來說：永恆可能是個不可能的預測。「當人注視著永恆的承諾時，該如何體驗現在呢？」^{vii}

我的答案是：「珍惜當下！」

借一下 Kahlil Gibran 在「先知」所說的：

「讓今天用記憶擁抱著過去，
用希望擁抱著未來。」

ⁱ 羅光全書：第二章 論空間與時間 P.121

ⁱⁱ Visual book of the Time by Newton Press P.14-15

ⁱⁱⁱ An opera composed by Christoph Willibald Gluck, based on the myth of Orpheus

^{iv} 天主教教理 1324、1348、1374、1381

^v Captive Christmas: Unwrapping the third space- Howard Journal of Crime and Justice-August, 2021

^{vi} 海德格 二十世紀最原創的思想家 P.180 張祥龍(康德出版)

^{vii} The Christian Invention of Time by Simon Goldhill

朋友分享： 哲學家尼采的「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」

朋友說尼采是他大學時期很喜歡的哲學家，他的名句是：「為什麼我這樣聰明？我高於水平線六千公尺！」尼采語氣表面似很囂張，但很有氣勢。本書用小說及詩形式寫出，內容別樹一格，常諷刺新約聖經，如「上帝已死」；對傳統文化的批判，吸引反叛期、喜歡挑戰的他，彷彿有種讓人放下傳統世俗的牽累，又可充作藝文青，也是學長間的熱門話題。

另外由 Richard Strauss 以這本書為名作出的交響詩，叫「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」作品 30，序奏(Also sprach Zarathustra, Op. 30)，後來被電影「2001 太空漫遊」用作主題曲，又叫 Sunrise，澎湃音樂氣勢帶領聽眾進入浩瀚的宇宙。

尼采說人生的精神有三變：由一隻駱駝，變成獅子、再變成嬰兒。駱駝背負重物，走過荒漠，代表人無奈地接受傳統文化及規條的枷鎖；獅子要衝破這些東西，有自主的能力、自我奔放；由獅子變成嬰兒，就是將一切重新建立，令趣味再現、有新的一套價值，這就是為什麼受年青人歡迎的原因。

而「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」故事主角「查拉圖斯特拉」是希臘拜火教的始創人，上山修道，十年後下山，身旁常帶著兩隻動物，朋友叫他們左右「護法」，一隻鷹和一條蛇。

(朋友分享完)